

世人印象里,广东人爱汤,饭菜未动汤先行。此外就是老外了,“大菜先来一味汤,中间肴饌辨难详。”在一百十年前出版的《海上竹枝词》里,朱文炳如此写道。

其实,上海人也是少不了汤的。过去菜场有配好的盆菜, 其中就有汤,如蹄膀土豆。上世纪30年代的普罗餐馆里,30个铜板一套酒菜饭中,就有豆腐汤。有人说,上海菜浓油赤酱;有只汤吃饭就比较适宜。我在食堂吃饭,先吃汤当热身;就像早晨起来空腹吃白开水,让停歇的肠胃蠕动起来。

上海人烧汤没广东费神。去广州,随朋友到他十三姨家吃晚饭,汤是从昨天下午开煲,几乎24小时;里头少不了蛇和排骨,还有貌似萝卜缨的细长绿叶菜。不少上海人家都有自己的拿手汤,姆妈拿手是罗宋汤和牛肉汤,她烧罗宋汤会放点面粉。

家里烧汤,上海人遵循三原则:按季节时令、按家里食材、按节休假日。先说按季:春夏多是素唱主角,洋山芋毛茛菜番茄汤、开洋冬瓜汤和丝瓜蛋花汤等,还有一只老面瓜:番茄蛋花汤。我家继承外公做法,番茄剥皮去籽,开水越烫越好剥。有厨师告知,以前考试考两菜一汤,汤即番茄蛋汤。欲过关,就要蛋花像云一样飘在上面。云卷云舒是本事,也是种境界。

到秋冬是荤的领衔,有小排汤、肉骨头汤和虫草红枣母鸡汤等。说

到配料,扁尖是好百搭;素搭冬瓜开洋,荤配鸭子。而鱼汤是跨季的,多烧河鲫鱼汤;笃得汤发白,最到位。鲫鱼汤是上台面的,在晚清《海上繁华梦》等小说里,常现雅叙园餐桌。至于烧黑鱼汤,一般是有有人开刀;说它与鸽子汤一样,有利收伤口。

时令汤绕不过腌笃鲜,这原是祭祖“吃清明”的菜。“腌”是咸肉,加火腿更好;“鲜”是五花鲜肉,也可用小排或蹄膀;扬州个园主人、两淮商总黄应泰喜欢放小蹄膀。再配春笋或莴笋,莴笋就是上海人讲的“香乌

上海人的汤

袁念琪

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人,没口福吃春笋;吃的是粗壮如炮弹的毛笋,多烧雪里蕻咸菜;做不成腌笃鲜。

再讲按家里食材烧汤,这就是有啥烧啥。那时,我家常备紫菜、虾皮,这不凭票。紫菜虾皮汤是上海人家的速泡汤,快速方便;只要开水一冲,放少许盐,滴几滴麻油。其升级版是打个蛋——紫菜虾皮蛋花汤。

家有黄豆就灵了,可烧阿拉欢喜呃黄豆肉丝汤或黄豆咸肉汤。本帮餐馆都有黄豆肉丝汤和黄豆嫡嫡亲亲的豆腐肉丝汤;吃客过去还可对肉丝提要求,要壮或是瘦,德兴馆叫“阿生”时,就有豆腐咸肉汤。到出名的上世纪40年代,黄豆肉丝汤仍

留学欧洲多年,德国一直是我非常向往的旅游国家。去年假期,我终于到了柏林。毫无

疑问,这是德国最有故事的城市,历史的余音仍在柏林墙回荡,二战之痛从未被人遗忘。此外科隆、汉堡、慕尼黑、不来梅等城市都各具特色,值得细细品味。不过在诸多德国城市中,小城海德堡却让我印象深刻。

海德堡以建于14世纪的海德堡大学而闻名于世。另外19世纪末的德国浪漫主义就在此发源并传播,海德堡可以说是许多人心目中浪漫德国的缩影。二战后期,德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遭到盟军飞机狂轰滥炸,海德堡却是少数幸免于难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历经战乱而没有沉没,旧人散去,新人重建,这才有今日的繁荣。

海德堡有着让人难以忘怀的魔力,到海德堡那天,天空下着小雨,路上行人寥寥。我一个人打着伞走在阴雨飘飞的老城,由狭长斑驳的鹅卵石铺呈的街道,延伸向城市每个角落,雨滴打在石板上的声音,至今仍在 my 耳畔回响。刻满历史沧桑的古堡残垣,和尖顶错落的中世纪建筑,让人仿佛置身童话仙境,产生时空错位感,难怪歌德曾说,海德堡是个让他把心遗忘的地方。

内卡河作为莱茵河的一条重要支流,宛若飘带一般将整座城市一分为二。离开老城,穿过横跨内卡河的古桥,在位于圣山南坡的半山腰上有一条长约两公里的步行小径。这里风光旖旎,清幽静谧,许多著名学者和作家如黑格

漫步哲学家小路

水央

尔、歌德、荷尔德林等,都喜欢在此散步,捕捉思想灵感,此径因此得名哲学家小路。黑格尔在海德堡两年时间里,发表了《哲学全书纲要》,从此奠定了他在德国哲学界无可撼动的地位。在哲学家小路上漫步,绝对是在海德堡最惬意的体验。

从山脚沿坡上行,在一个狭窄的路口,可以看到明显的人口标记,走进去,就踏进了著名的哲学家小路。这是一条隐藏在绿树丛中的道路,小路绵延,最初的路段蜿蜒曲折且窄小陡峭。雨后的哲学家小路让人惊艳,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清香,石壁上的苔藓绿得发亮,石块历经岁月,斑纹驳杂。顺坡而上来到半山腰,小路旁

开始陆续出现供人歇息的长椅。山腰间有一块半圆形平地,称之为哲学家小花园,门口竖着一只奇特的手掌型纪念碑,掌心写着:“今天你哲学过了吗?”花园周围还竖有许多纪念碑供游人品读。成功之路始于足下,这条小路穿越了历史,见证了人类思考和进步,引领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这条小路看上去那么平凡,但踩着先哲的脚印,越往前越能感受到历史与责任的深厚沉淀。

顺着山腰道路继续前行,道路逐渐宽阔平坦。放眼望去,老桥古堡,山川河流,千姿百态,尽收眼底,宛如一幅古老神秘又波澜壮阔的全景画。四周山峰重叠,树木郁郁葱葱,正对面就是欧洲著名的古堡之一——海德堡古堡。以内卡河红棕色砂岩建成的城堡,静静地矗立在绿树葱茏的王座山上,俯瞰着这座古老的城市。城堡从

是底楼主打。说杜月笙在五芳斋吃饭,只点黄豆汤。他在十六铺最苦时,能吃到黄豆汤是很幸福的。西餐也有此类汤,南京东路吉美饭店有黄豆蓉汤。

黄豆入汤是营养汤。儿时听大人说:三粒黄豆抵一只鸡蛋。当时鸡蛋按月配给,黄豆不配给;在上世纪60年代,有过22个月每人每月发大豆券250克。但搞黄豆比鸡蛋要容易些,有外地或郊区亲戚就有黄豆。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庆或春节有机会配给黄色,可烧大汤黄色,请客和吃年夜饭就有只有腔调的菜。它是甬帮特色,甬江状元楼的大汤黄色和鸡汤少,多是蹄膀汤。买到蹄膀是肉累加人品爆发,放砂锅笃得皮颤巍巍,肉白花花。

汤貌似不如菜品风光,其实有分量。老底子上档次的宴席,必有“汤陈三献”。在老北京,厨师以敬汤向老吃客表敬意,在家里,汤也是压轴大腕,往往最后登场。过去上大汤黄色和鸡汤少,多是蹄膀汤。买到蹄膀是肉累加人品爆发,放砂锅笃得皮颤巍巍,肉白花花。

不可小觑的汤也讲品相。吴江路原一小店善用咖喱,老板娘说货来自新加坡。他家的咖喱鱼汤,宛如一幅梵高油画。想起拍一位老法师烧牛肉汤,他要拍摄拍出骨髓在牛骨里抖动,要给观众一个视觉冲击。

大学时,寝室里一同学是嗜汤人;饭毕,用开水冲菜碗为汤。这不是上海人讲的“汤司令”,汤司令不是国民党淞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而是天天在食堂吃饭不买菜,只买一分钱汤或吃免费汤,为结婚筹钱的小青年。

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说,“告诉你我吃的什么菜,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看你喝什么汤,想来同理。



暮秋水乡 (油画) 秦大虎

编者按:“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成立九十年以来弦歌不辍、作育国士,培养了大批新闻与传播人才,今起刊登一组复旦新闻学院毕业生的回忆文章。

1980年末,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向沪上几位著名老报人,主要新闻单位领导颁发聘书,聘请他们担任兼职教授。此举无疑能够增强与新闻单位的关系,促进新闻教学、研究与新闻实践的融通。我是高考恢复后第一届本科生,1982年毕业前考取研究生,成为兼职教授徐铸成在大学的“开门弟子”。

在新闻学系张榜招收研究生时,铸成先生已届七十五岁高龄。我对他略有所知,主要来自家里的《新名词辞典》中人物条目介绍,还有他的回忆录《报海旧闻》。当我按照系副主任林帆老师所给的地址,去武胜路登门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前辈时,看到住房只是约二十平方米两小间。

从那以后,我每周上门聆教一次,通常一个半小时。那时,铸成先生正为《新民晚报》撰写长篇连载《哈同外传》。我早上八点半到他家时,总要先坐等一会,看着他把刚写就的稿子校核一遍。他不打草稿,通篇一气呵成,每次两张稿笺,字数不多不少,而且字迹工整,除个别笔误之外,几乎不作改动。

最令我暗自叹服的是,铸成先生会客和写作的房间,窗户正对着人民广场,车来人

初秋,陈钧德教授在上海湾美术馆举行了生前最后一次画展:“海上·秋韵——陈钧德作品展”,展出了30余幅纸本油画作品,描摹了上海各处的金秋景色。画展第五天,秋色正浓,西风渐来,他走了。

虽然我很了解他的病情,但对于他这样快离开人世,还是缺乏足够心理准备。我和陈钧德先生相识35年,他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笑声和率真。这位色彩大师是一位性情中人,为人和他作画的大块色彩一样,红黄蓝白分明。他打来电话,先自报家门三字:“陈、钧、德”,应对以后,便是“哈哈”朗声大笑。他对艺术、对朋友的心胸是敞开的。他最高兴的事情之一,是和我先生对谈,两人性格相似,放言无忌。有一次,从艺术谈到社会,从社会谈到人生,从人生谈到装假牙,长谈竟达一个小时。

三年多前,他不幸罹患顽疾,但性情不变,处之泰然,开朗如旧。谈起作画,照样谈笑风生。谈到治病,总是信心满满。令人欣慰的是,2017年8月22日,陈钧德绘画艺术大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场面恢宏,展出布面油画60多幅,纸本油画棒作品20余幅,以及青年时期速写及素描作品20幅。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致开幕词。我也应邀到北京出席了开幕式。上

开幕式后举行了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将近三小时,陈老师也坚持到最后,并致了四个字的答词:“唯有努力!”还右手握拳用力挥了一下。画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北京和上海各大媒体都作了大篇幅的报道,陈钧德感到很开心,我也为他高兴,希望这次大

展能缓解他的病情。陈老师和我们一家人的关系密切。我们两家原本住得很近,隔一条延安西路南北相望。新年来到,我们会互赠礼物。我送去一束鲜花,他则把自己的作品制成的挂历,亲自送上门来。女儿邵宁听说陈老师去世,心情很悲痛,因为十多年前,陈老师访问俄罗斯,是她做的翻译。陈老师来到红场,眼睛一亮,二话不说,席地而坐,拿出速写本,旁若无人地画起速写,这就是大画家的风范。次年,邵宁的《重返俄罗斯》一书将出版,请陈老师作一幅画,他慨然应允。时隔三天,亲自送来一幅莫斯科的街景速写。儿子邵宁想起陈老师的帮助,也很难过。他在读初中时,经常到上戏舞美系随徐明德、张培础老师学画,观摩陈老师作画,多次得到他笑眯眯的指点。报考上大

戏的北京校友就来了五六十个。81岁的陈钧德那天情绪很高,他向中国美术馆捐献了五幅精品,陈钧德教授从吴为山馆长手中接受了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的荣誉证书。他虽重病在身,仍神采奕奕,不失一位上海老艺术家的风度。



暮秋水乡 (油画) 秦大虎

往,嘈杂之声可闻,但他全神贯注而不受影响。以后我知道,这个充耳不闻、照写不误的本领,是他早年长期在报社排字房、印刷厂旁的写作生涯中磨炼出来的。他当总主笔或总编辑时,每天晚上是看完各版大样才开始撰写社论。他写完一张,工人就拿一张去排字,最后往往与版面预留的字数刚好相符,至多增删一两行而已。正是办报工作的这种节奏和特性,使他练就了缜密的运思能力,

徐铸成门下读研琐忆

贺越明

所以晚年写作时依然下笔顺畅,如同宿构。在写作上,铸成先生好似随时随地言传身教。1983年暑期,他为民盟中央举办的多学科学术讲座主授“新闻艺术”,我随行做助手。在赴京的列车上,他不时站起身,专注地观赏窗外的景色,像总是看不够似的,而这是他那年第三次进京了。若干天后,他的旅京通讯在香港《明报》的专栏刊出,我惊讶地发现:沿途某地大水过后的遗迹、某处拔地而起的农家新楼、某站个体户主叫卖水果的吆喝,等等,都是他笔下着意描绘的对象,成了他赞颂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面貌日新月异

美院前夕,陈老师表扬邵宁作画态度认真,并告诉他说:“作画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一定要自己被景物打动。如果没有感觉,就不要死命地去画。”这几句话,对于他以后在美术学院学习及毕业后做好书籍设计、视觉设计工作,帮助很大,影响了他的一生。

最难令人心忘怀的是,陈先生在重病之中,仍不愿放下自己的画笔。只要精神稍微好些,他一早就出门写生。后来,大幅油画画不动了,只能用油画棒画小幅的风景;走路走不动了,让儿子开车把他送到目的地。写生成为他生命之火燃烧的全部动力。在几次接受手术和药物治疗后,只要能站起来走动,他就要拿起画笔,在原来的画作上进行修改。精神再好一点,则到室外去写生。2016年12月,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尽管自己大病一场,但对‘新’总满怀激情与憧憬,前天,挡不住街上银雪色彩的诱惑,竟然拖着‘静养’的病体去画了一幅,众人评价说‘不减当年锐气’,半年余后能动笔的我,内心有些宽慰了。”他是为油画而生的,一生和油画相伴。他每天作了几小时的画,便欣慰地对家人说:“今天没有白活,否则是废人一个。”

陈先生生前对朋友留言:“你们要是找不到我,我就是写生去了。”如今谁要找陈钧德教授,请仰望天空,直上重霄九,你们不难发现,他正在天堂里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地写生,画面一定更动人,更五色斑斓!

山峦起伏碧森森,远祖遗存穴口深。头骨堪称无价宝,漫天风雨坠迷津!注: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在中在龙骨山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震撼了世界。周口店遗址成为当之无愧的人类远古文化宝库。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于日本发动战争,使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骨化石标本,于1941年在转移过程中下落不明。

同年11月,我随铸成先生应邀参加武汉大学七十周年校庆典礼。一天下午,我陪着他从下榻的东湖宾馆出门,沿湖边漫步到西北沿的九女墩纪念碑前凭吊、流连。这座墓碑,记载着太平天国起义的一桩逸事:太平军攻克武昌时,许多妇女踊跃参军,以后清军卷土重来,九名女兵在这里英勇抵抗,直至壮烈牺牲……在墓碑的前后左右,他细细寻视,慢慢观看,不放过任何碑记、题词,仿佛浸身于那极简要的字里行间。少顷,他对我说:“这景致,这传说,当地人已经耳熟能详,但对于外地报刊仍不失为很好的通讯题材,值得一写……”

依我的观察和感悟,铸成先生确实服膺老《大公报》的“业师”张季鸾先生的励:“老记者如果不‘记’,岂不剩下纯粹的老者,生命也就完结了。”可以说,铸成先生是真正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新闻界泰斗。日月如梭,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这段特殊的求学经历恍然如昨,记忆犹新。多年来,铸成先生那种生命不息、笔耕不已的敬业精神,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时时鞭策着我在不同地方和不同岗位坚持学习、思考和写作。

游览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杨立炎

山峦起伏碧森森,远祖遗存穴口深。头骨堪称无价宝,漫天风雨坠迷津!注: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在中在龙骨山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震撼了世界。周口店遗址成为当之无愧的人类远古文化宝库。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于日本发动战争,使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骨化石标本,于1941年在转移过程中下落不明。

同年11月,我随铸成先生应邀参加武汉大学七十周年校庆典礼。一天下午,我陪着他从下榻的东湖宾馆出门,沿湖边漫步到西北沿的九女墩纪念碑前凭吊、流连。这座墓碑,记载着太平天国起义的一桩逸事:太平军攻克武昌时,许多妇女踊跃参军,以后清军卷土重来,九名女兵在这里英勇抵抗,直至壮烈牺牲……在墓碑的前后左右,他细细寻视,慢慢观看,不放过任何碑记、题词,仿佛浸身于那极简要的字里行间。少顷,他对我说:“这景致,这传说,当地人已经耳熟能详,但对于外地报刊仍不失为很好的通讯题材,值得一写……”

依我的观察和感悟,铸成先生确实服膺老《大公报》的“业师”张季鸾先生的励:“老记者如果不‘记’,岂不剩下纯粹的老者,生命也就完结了。”可以说,铸成先生是真正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新闻界泰斗。日月如梭,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这段特殊的求学经历恍然如昨,记忆犹新。多年来,铸成先生那种生命不息、笔耕不已的敬业精神,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时时鞭策着我在不同地方和不同岗位坚持学习、思考和写作。王中老师把枯燥的理论课上得妙趣横生。

十日谈

我与复旦新闻馆

责编:徐婉青

